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致治之隆。唐虞爲盛。而虞書言。敕天之命。惟時惟幾。又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蓋持盈保泰。若斯之難也。臯陶之陳謨曰。在知人。在安民。夫天工人代。非黜陟公明。何以能咸熙庶績。至敷奏以言。則又曰。乃言底可績。言不可見。諸施行。則無稽之言耳。若夫安民之本。則曰。食哉惟時。言民事莫重於農。敦本計也。朕纘承大統。仰繼

祖宗重熙累洽之運。惟以主敬存誠。孜孜自勉。以求保泰之道。宵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衣旰食。不敢諉責臣工。然帝王建治於上。尤賴百職事輔治於下。敬修可願。至誠感神者。爲君之誠敬也。小心翼翼。夙夜匪懈者。爲臣之誠敬也。君臣交相容儆。始可以迂庶和而綿泰運。大小臣工。何以精白寅恭。以恪襄至治歟。古稱任官惟賢。位事惟能。以人事君者。大臣之職也。乃或阿其所好。而藉以市恩。或獵取虛名。而不孚輿論。爲國薦賢之謂何。良由私意汨於中。而偏見淆於外也。何以使膺薦舉之任者。皆舉能其官。而無用匪其人之失歟。言路開。則見聞廣。但言必衷於理。事必舉其當。若摭拾浮談。有心迎合。或以迂疎悠謬之論。喋喋敷陳。所謂稽於衆者。果若是

歟。夫有益於民生國計。是曰嘉謨。卽糾繆繩愆。亦稱讜論。有志建白者。何以無負懸鞞設鐸之至意歟。我國家休養生息。民物滋繁。宜其戶慶盈寧。蓄積饒裕。乃猶時厯匱乏之虞。其咎安在。將人多趨利。逐末者衆。而耕作者寡歟。食用奢靡。未能以禮以時。而不知撙節歟。其所以勤勸課而警游惰。可不講歟。夫都俞交儆。則可以持泰運於無疆。俊乂在官。則可以飭官方於有位。謨明弼直。則堂陛交。務本力田。則閭閻裕。久安長治之道。無踰於此。多士其各據所見。詳著於篇。朕將親覽焉。

臣于敏中

臣對臣聞帝王之承天立極而錫福萬年也以誠敬之心行誠敬之政而宮庭之上班聯之間百爾之衆兆民之繁皆無私之志氣流通貫注於其中而堂陛自以交孚朝野自以悉協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萬物相生相育而不知誰爲之運行焉惟其誠敬而已蓋天地無心而成化者天地之全體也聖人有心而無爲者聖人之全體也聖人之存心廓然而大公聖人之處事物來而順應本之於中無一毫私欲之累誠敬之心所以凜於明且其功固極精而極純達之於事皆天理自然之宜誠敬之政所以

流於寰區其治亦最周而最溥一人建極於上而於以撫馭臣工教養天下萬物之衆無不盡化其拘墟偏僻之私歸於包涵容納之內底於蕩平正直之風所謂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明王之奉天以理民者未有不法天以爲治而統天人上下一出於誠敬者也欽惟

皇帝陛下

學懋緝熙

功隆參贊

建一中以立政寰宇同風

敷五福以誠民會歸有極

仁心錫類顯謨承烈光四海而繼述彌隆

敬德體乾盱食宵衣勅萬幾而明聰遠燭

勤修典禮準今酌古凜陟降之小心而有馮有翼有孝有德

以咸集吉人興藹藹之多

疊沛恩綸赦罪輕徭致雍熙之大化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以來歸至治仰巍巍之盛固已世登上理俗進敦龐普天

率土沐膏澤而戴尊親異域遐陬奉車書而通獻見矣乃

聖德淵冲疇咨彌切進臣等於

廷而策之以保泰之道薦舉之公讜論之陳民生之裕以臣

之愚陋何足知此然恭承

清問敢不竭其管窺之末見乎伏讀

制策有曰帝王建治於上尤賴百職事輔治於下君臣咨儆始

可迓庥和而綿泰運大小臣工何以精白寅恭恪襄至治

誠萬世堂廉兢業之隆也臣惟人君代天子民凡百爾臣

工如四時之運行而成歲焉是臣固佐君以亮天工者也

故位則曰天位職則曰天職君奉天而臣奉君必有畏天

之心而後可盡其亮工之職所以虞廷喜起賡歌必先之

以時幾之訓兢業之衷一堂之君臣儆動色相戒者總

不外誠敬之交修此可以得聖世君臣致治之本矣人君

之心本於誠敬則上之以顧天命下之以畏民晷而嚴恭

寅畏不敢荒寧也人臣之心本於誠敬則上之惟思報國
下之惟思裨民自矜而不爭羣而不黨也古之聖人當重
熙累洽之時猶必切憂盛危明之懼者保泰之道也於是
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以爲九牧之倡其事則所掌各殊其
治則總歸於阜成兆民焉耳今諸臣果皆仰體
皇上欽崇之至德誠飭之深心而精白自矢公爾忘私持盈保
泰之休風孰有逾於是哉

制策有曰以人事君者大臣之職也何以使膺薦舉之任者舉
能其官而無用匪其人之失此誠知人任使之規也臣惟
致治之方用人爲要苟得其人則天下之事有不難從容

以理者然必求才全德備之人而後用之則天下之才且
將告乏而一人之耳目亦有所不周於是以其權分寄之
部院卿貳督撫提鎮而內外文武之材乃可以一無所遺
豈非用人之良法哉顧薦舉一行則登進之途以廣而僥
倖之門亦易開今日呈身自獻之人必非他日致身許國
之人今日識面求榮之人必非他日鐵面無私之人自好
之士不事于求浮競之中斷無人品此可一言決也乃臣
子爲國薦賢而顧惟年友恩門之是徇黨援請託之相仍
尚望其得人才而收實用乎本至公之心出以至明之識
是在諸臣之仰體

聖主求賢圖治之盛心矣

制策有曰言路開則見聞廣但言必衷於理事必舉其當有志建白者何以無負懸鞞設鐸之至意誠萬世獻替之盛也竊思虞廷致治必先之以明四目達四聰所以廣四方之觀聽決天下之壅蔽也蓋以天下之大爲聰明者聖人之大公也天下之大不能周知於是以大臣爲之股肱而以諫臣爲之耳目此後世言官之所由設歟三代以下號稱納諫無如漢之文帝唐之太宗故名臣迭起直聲著聞用能布德施惠治臻太平外此則水火之攸分朋黨之互立附比者陰爲之主持立異者顯肆其詆毀辨論紛紜攻擊

不已馴至植黨樹援分門列戶變易黑白顛倒是非而國政民生均受其弊者此宋明以來積習相仍固結而不可解者也今諸臣幸遭逢

聖明虛衷諮詢言路廣開果實求夫吏治民生之得失盡屏私心竭誠入告有不媲美於明日達聰之隆者哉

制策有曰國家休養生息民物滋繁而慮人多趨利逐末食用奢靡欲勤勸課而警游惰誠敦本崇實之至意也考之周禮所載太宰以九職任萬民首於三農生九穀而終於游民無常職此可見重本抑末之意焉又讀七月之詩而知聖人之愛養其民者何委曲而詳盡民之遵守其教者何

風淳而俗厚也其事不過農桑兩大端而自治蠶織紉場
 圃田獵烹葵剝棗之事無不至纖至悉以為之謀何其始
 於勤而歸於儉也意者田畷之勸相有道耶抑民俗之相
 習成風耶是知三代盛時其民之寬然有餘於以成康阜
 之休致雍熙之盛者殆教養兼隆之道歟臣謂欲民之富
 莫若使之敦本力田欲民之敦本力田莫若使之驅游惰
 而為力勤抑兼并而歸儉約申逐末之禁務崇本之風化
 浮靡之俗而長吏又以時巡行郊野以宣布

聖天子愛養生民敦本重農之德意與民休養生息衣食足而
 禮義興化民成俗之道寧有外於是乎要皆我

皇上以至敬之默成者主於中而以至誠之無息者運於上是
 以當盛明之世深兢惕之衷而至敬之心與天合撰焉至
 誠之德法天行健焉於以成萬年永定之基而綿

國家鞏固之隆自與天無極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臣林枝春

臣對臣聞帝王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天地以生物爲心帝王奉天出治則以仁育萬物焉易稱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元者何仁是也天地之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不通帝王智臨萬物備容執敬別之德而仁無不包故言乎仁之體則乾父坤母民胞物與皆備於一心言乎仁之施則親親仁民愛物兼綜條貫皆此心之用惟此心誠一無間斯有嚴有翼有以裕持盈保泰之基也惟此心至公無私斯知人官人有以成師濟贊襄之盛也

惟此心虛明坐照斯好問好察有以大集思廣益之功也惟此心愷惻旁通斯引養引恬有以奏豐亨豫大之慶也蓋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人君體仁以長人則參天地贊化育而無一物不被其澤唐虞三代明良合德才俊奮庸朝拜昌言民登壽域而仁覆天下者此也欽惟

皇帝陛下

道隆廣運

德協重華

綜典籍之心傳鎔經鑄史

救幾康之治法內聖外王

建極以綏猷宜民宜人迺鴻庥於方永
推恩以錫類善繼善述綿景運於無疆

觀人文而成化興賢籲俊之典頻施而澤潤菁莪膏流棫樸
蒸蒸然里豆庠籩悉敦詩而說禮

普美利於不言蠲租省刑之令屢下而屏書無逸圖繪幽風
皞皞乎民康物阜胥巷舞而衢歌固已至治覃敷賢良布
列於庶位嘉言罔伏民物咸躋於春臺矣乃

聖情若谷求治彌殷咨詢下及芻蕘采擇不遺葑菲進臣等於
廷而策以交儆保泰之道薦賢舉能之方與夫嘉謨讜論建
白貴得其宜節用勸農蓄積務極其裕以臣愚陋何足以

知此然恭承

清問對揚伊始敢不竭管窺之一得以為拜獻之先資乎伏讀
制策有曰主敬存誠孜孜自勉然必君臣交相咨儆始可以迺
庥和而綿泰運大哉

聖言誠制治保邦之至意也臣聞桑土綢繆者哲后豫防之道
衣袽日戒者明主先事之圖蓋治安既已奏效惟此兢業
之心可以永保天命故以舜之庶績咸熙也而伯益猶以
罔失法度為言以成周之衆賢在位也而成王猶以欽乃
攸司為訓正以無虞之世君臣儆戒不可少懈耳我

皇上萬幾日凜宵旰弗遑其所以凝承天眷永綏兆民者至矣

則凡居弼直之班者孰不竭勵翼之忱也膺封疆之寄者孰不殫旬宣之職也惟誠則純一不貳而天人皆積念之感通慮始者此心慎終者卽此心也敬則抑畏自持而動靜皆天則之昭著對大廷者此心盟幽獨者卽此心也唐臣魏徵有言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又曰有始有終極其憂勤居安則不驕不逸是在建治者率作於上輔治者恪襄於下君臣交勉同德同心於以凝承福履鞏固鴻圖有若符契之不爽者矣

制策有曰以人事君者大臣之職欲使膺薦舉之任者皆舉能其官而無用匪其人之失此誠求賢若渴之盛心也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言泰交之世羣賢皆聚於朝也夫士之懷才抱德者固必資在位之汲引然非存公正之心必不能具精明之識昔祁奚舉解狐而人不以爲矯舉祁午而人不以爲私蓋薦賢爲國原非出於市恩惟公則生明而藻鑑不淆權衡自審矣我

皇上旁求俊乂凡在廷臣以及督撫薦舉必加意遴擇務收實用誠哉立賢無方也顧膺斯任者循名責實何以猶不免偏私之弊是知取決於立談必難深信其素履偶狗乎已見卽難悉協乎輿情惟求品望卓然才猷夙裕實足爲國家宣力之人然後列諸薦牘則賢才日進而國運益昌矣

制策有曰言路開則見聞廣言必衷諸理事必舉其當有志建
白者必有嘉謨讜論以無負求言之意此誠懸輶設鐸之
虛懷也夫兼聽並觀者人君所以取善獻可替否者人臣
所以効忠竊謂進言之道亦惟本於誠心歸於有用而已
苟實有爲德爲民之心則形諸奏牘者必皆悃欵肫摯初
何暇摭拾浮談也苟實有興利除弊之心則見諸敷陳者
必皆詳審精密初何計迎合意旨也衷之於理而確不可
易揆之於事而實有可行上有補於君德下有裨於國計
民生於以仰副

皇上延訪之殷豈不卓然可傳也哉抑

臣

聞之古者師箴聒賦

工執藝事無非進言之人先民有言詢於芻蕘無非聽言
之地是又在益廓虛公之量愈彰樂取之懷斯舍已從人
執兩用中允堪媲美有虞之治矣

制策有曰休養生息民物滋繁猶厪匱乏之虞欲其戶慶盈寧
蓄積饒裕此誠重農力本之至計也考諸周禮體國經野
率育羣黎之法於是乎備易井卦之象曰君子以勞民勸
相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也當戶口殷繁之
日而爲養欲給求之計惟在示之有節而不至於耗竭俾
民知所崇尚而已唐臣陸贄云地之所出有數人之所成
有限不節則雖盈必匱能節則雖虛必盈節之之道務先

去其妨民者小民戴茅服襪霑體塗足而市井游手之徒或乘堅策肥褸衣美食則游惰之宜禁也食時用禮歲有常經而賓朋里社之間或競尚華靡轉相慕倣則奢侈之宜戒也誠使地方大吏督率屬員共體

皇上愛養黎元之意勸課巡行無令輕本而重末無令好逸而惡勞且定以章程立之限制無令有所踰越在上者既躬行節儉以爲民先而地方紳士復爲之表率則家給人足比戶可封矣綜此數者以救幾保治則休風日奏也以用人聽言則主術益純也以務財訓農則民生日厚也要而言之心者政之本政者心之推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

之政斯仁恩普被合官府內外而大其敷施仁德潛乎統綏來動和而神其鼓舞體元則天地協其撰容保則萬物歸其懷至治涵濡湛恩淪浹我

國家萬年有道之長基諸此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于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臣任端書

臣對臣聞帝王受天成命而綿統祚於萬年也其運量在神明宥密之中而措施在立政用人之際未嘗屑屑然勞其耳目心思以求治於天下而天下之治早有握其樞而司其契者亦不越一心之敬而已是故堯曰欽若舜曰勅

命成湯曰顧諟文王曰明德帝王之學未有不本於敬天者敬天則必敬其身而曰明曰旦之必嚴敬天則必敬其民而求莫求寧之必至由是以持泰運則悠久無疆也以飭官方則英才畢集也以廣謀猷則忠讜咸奮也以敦本計則生養悉周也一人端拱於上百職承流於下明作而非以爲紛更惇大而不流於怠忽政如天道之運行春夏秋冬各司其令風霆雨露各適其宜順萬物之自然以修其六府三事紀綱刑政之大端舉而措之四海之內德洋恩溥物靡不得其所陰陽調羣生遂百穀昌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此所謂法天治民主敬之極功也欽惟

皇帝陛下

德隆純孝

治洽至仁

典學多聞追拜洛披圖之盛

集思廣益邁懸輶設鐸之誠

黼座切民依賜半賜全動沐帑金之百萬

巖廊求俊又增科增額共登雲路於三千

錫智勇而式九圍不競不綌不剛不柔熙熙然道路咸遵寰

宇靖兵刑之氣

普文明而光四表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蕩蕩乎會歸有極敷

乾隆丁巳科
天協風雨之從薄海內外被潤澤而大豐美堂廉皆已明
良賢才皆已登進嘉言皆已畢獻閭閻皆已豐盈生民以
來未有登斯隆軌者也乃

聖衷彌惕履盛思謙進臣等於

廷而策之以保泰之道薦賢之方與夫開言路厚民生之至
計記有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臣雖固
陋敢不竭芻蕘之一得以仰答

清問乎伏讀

制策有曰帝王建治於上尤賴百職事輔治於下必君臣交相
咨儆始可以迓庥和而綿泰運大哉

王言此誠久安長治之要道也臣聞泰者陽之盛也陰以伏焉

聖人知其幾甚微而時當極盛懼其不克保持凜乎若蹈
春水而馭朽索也在昔周家積功累行世德作求文謨武
烈燦然大備至於成王之時治極盛矣功極隆矣然而周
公召公爲陳王業之艱難相與詠歌誥誥誠於書則有無逸
於詩則有七月及洞酌卷阿諸什皆惕然有危明憂盛之
思焉凡以天難謹命靡常而祈天永命總不出此君臣交
儆之心也

國家重熙累洽久道化成聲教覃敷享王畢至豐亨豫大遠
邁成周而

皇上夙興聽政日旰忘勞所謂敬修可願至誠感神者已畢盡其道矣而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則必責之公忠體國之臣無容心於僞而一出之以誠無繫情於私而一出之以敬各設中於乃心而分猷念以成其績焉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治何以不若唐虞世何以不過文武哉

制策又曰以人事君者大臣之責也乃或阿其所好而藉以市恩或獵取虛名而不孚輿論此知人安民之盛心而薦薦舉之任者不可以不慎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一介之士必有密友故公聽並觀之世不廢薦揚冀以得英奇收實效也乃往往徇虛聲昵親故廉明幹濟者以正直不升

干譽希榮者以逢迎得進豈稱爲國樹人之道哉唐陸贄言薦舉之事示衆以公明彰得失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所謂達觀其所舉也則嚴勸懲以示風厲豈可無其道乎臣愚以爲有明試之法有課最之法今內而郎署臺垣外而監司郡縣於其舉而升庸也考之言以觀其智委之事以觀其材易之地以觀其所任奇才異能必昭然不可掩如錐處囊中而利器之遇盤錯也薦舉者勢不得不出於公明而又嚴立勸懲如書所云舉能其官唯爾之能稱匪其人唯爾不任者孰不虛懷汲引推轂賢士以自效乎哉

制策又曰言路開則見聞廣但言必衷於理事必舉其當大哉
 聖言其治益求治安益求安之意乎臣嘗觀虞書曰敷奏以言
 周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八告爾后於內此以見古純臣
 之事君未有不精白乃心敷陳無隱而可謂愛其君者然
 崇論宏議不合於宜科條煩瑣不衷於理或聽無稽而冒
 昧或執臆見而難行雖喋喋敷陳弊正與迂疎寡陋者等
 耳公家之事其何賴焉我

皇上御極以來明日達聰諮諏善道於言之善者必見諸施行
 於言之未善者亦必曲為開導此何如厚意也臣愚以為
 人臣之進言也貴其切勿貴其泛務其實勿務其名必確

然有見於此事之始終本末果有裨於國計民生者而後
 敬陳焉則下有自靖自獻之忱而上獲從諫如流之美雖
 都俞吁咈之盛何以加茲

制策又曰國家休養生息民物繁滋而慮夫趨利逐末者之未
 盡歸農日用奢靡者之未知時禮詳所以勸懲之法臣觀
 諸詩而知周人重農之意厚矣其詞曰曾孫來止以見天
 子之尊出入田畝而不為屈其時朝廷所命者農命官所
 先者農州里鄉巷歌咏讚誦亦無不在農蓋農桑者衣食
 之本而生民之原也倘有司聽之不加意於其間則民玩
 或事以為名而過責之則民擾庶幾勤民之官惜民之吏

如張堪名信臣者導之以利課之以時貧者資之以器惰者儆之以罰則趨利逐末者可一博之於農而又為之辨等威明制度使上下有章祭祀聚會有節侈者不敢肆奢者不得縱古聖王所為開其源而節其流家盈寧而俗醇厚者端不外是矣而要之四者之用皆本於一心其要則皆歸於主敬

皇上躬上聖之姿際太和之會猶兢兢業業日慎一日而在廷臣工交相咨儆則泰運隆而俊乂官聽受宏而民生遂我國家億萬無疆之盛基於此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下甘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帝王統御寰區代天子民勅明且凜對越廣諮詢切飢溺朝夕乾惕不遑寧處者亦惟思措天下於治安登斯民於衽席緬想唐虞之世吁咈一堂時幾互儆其時黎民於變府事修和猗歟盛矣朕以涼德纂承丕基孜孜圖治四年於茲勤恤民隱痾瘵在抱蠲復遍於各省而閭閻尙覺艱難賞資時及八旗而京師未見富庶論者謂泉布之貴病在禁銅今銅禁開矣而錢價轉昂又謂物料之貴病在稅重今關稅薄矣而物價未減用是日夜思維不能稍釋惟恐言路

或有壅塞而利弊不知乃諮詢倍切而假公濟私者多實心
忠愛者少苟且塞責者多直陳時務者少豈折檻牽衣之流
不可見於今日耶元爲善長宅心豈可不寬而尚寬大則諸
弊叢生民生轉受其累恐其流也稍事整飭而觀望者又以
爲上心在嚴遂莫不以苛爲察以刻爲明而民受其困矣夫
以今日之風行今日之政不過補偏救弊權宜設施思欲家
給人足講讓興廉成比戶可封之俗將何術之從歟又如河
工一事動如聚訟新開運口論者紛紛彼身當其事者稍自
擔承衆卽以爲固執而措置失宜若一無釐正又以爲因循
而不足與爲是責人則易而自處之則又難也生民休戚視

庶司賢否而承宣表率則大吏之責也乃今之課吏者不過
稽其案牘察其考成其有愛民若子如召父杜母者果得與
旌揚之典耶凡此數事皆朕時厯於懷而未得其要領者爾
多士起自草茅入對明廷旣無顧忌之嫌宜盡敷陳之義若
能做治安六策賢良三策深達天人之理性命之原治亂安
危之機者亦不拘體制詳切陳之朕將進而親詢焉

臣 莊有恭

臣對臣 聞天生民而立之君尊之則元后親之則父母惟
 皇降衷若有恒性而克綏厥猷必歸之一人故位曰天位
 工曰天工王者奉若天道稟幾康嚴明且明目達聰以通
 其蔽設官分職以寄其權大而府事之修和粗而日用之
 飲食至纖至悉無非為天心所仁愛之民籌其生聚保乂
 之要道而已矣書有之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
 民從乂言人君法天率下而民獲福利也又曰歲月日時
 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言省躬無愆
 而休徵感應也欽惟

皇帝陛下惟時惟幾之念時厯於淵衷已飢已渴之忱恒深於
 寤寐所以優恤閭閻者不可謂不殷廣開言路者不可謂
 不至出治宰化者不可謂不得其中正經理地方整飭吏
 治者不可謂不極其勤勞此宜萬邦早已協和風俗早登
 上理庶績早已咸熙百寮上繼師濟矣願夙夜孜孜罔或
 不欽而猶覺有未愜於
 宸衷者何也 臣 伏而細思之今天下別無所謂治安之術也惟
 以實心行實政而已蓋今日而必拘成法於古人則迂踈
 而不適於用况今所遵行亦何嘗不祖古人之意也 臣 之
 所謂實心行實政者

皇上以法天宜民勵精圖治爲心內外大小臣工卽仰體

皇上之心以爲心當官而行盡職而理毋苟且一時而耽目前之晏安毋諉任異人而徂奉行之故事程子曰一命之士苟留心於愛物於物必有所濟况

聖明在上推心置腹則所以思日贊襄勤求治理者宜何如其盡心也伏讀

制策有曰蠲復遍於各省而閭閻尙覺艱難賞賚時及八旗而京師未見富庶因慮及泉布關稅之所宜是誠軫念民瘼之盛心也臣愚以爲各省各經水旱之後如病者初起元氣未復精神未充善治病者爲之調飲食和脉絡視寒暑

所宜而節宜之而後可與議梁肉今蠲復之恩廣沛民情

已昭蘇矣第督撫大吏實心體國加以噢咻勸課農桑預籌積貯崇樸素以淳民俗懲貪婪以惜民脂則和氣致祥豐稔叠見十年之後元氣旣復則精神自固至欲京師之富庶苟非痛懲其侈靡則臣未見其可也夫雕文刻鏤傷

農事錦繡纂組害女紅今或戲園酒肆之間華衣麗服爭相徵逐以有用之金錢不爲家人婦子之生計而供往來酬酢之喧囂是亦不可以已乎古者宮室與馬婚娶喪葬皆稟裁於國典而又稱家有無以酌劑之今乃富者欲過貧者欲及或鬻財破產以悅衆視掩虛見實以僥稱貸長

此不已流弊焉窮是惟禁僭踰而抑末務昭法度而一采章庶幾費用有節而財不至遽殫矣至於泉布之貴患在以戶工二局供給天下出之雖多如用之至廣何再四思維惟裕銅以資鼓鑄加卯開鑪以廣流通之一法耳物價昂而輕關稅宜矣然生齒日繁百度日增物力艱難亦勢使然也通商惠工方固傳之古人果其措注有方則足國足民亦豈必不可得之事哉

制策又曰諮詢倍切而假公濟私者多實心忠愛者少苟且塞責者多直陳時務者少雖懸鞞設鐸何以加茲臣惟三代而後以直節著者無如貞觀之世彼魏徵房喬之徒既以

大臣而從容入對馬周張行成之屬亦以諫官而慷慨陳詞下此雖風節之時聞要極盛而少繼又其甚者柔志成風誰則羞立仗之馬爲朝陽之鳳乎浮詞塞責誰則陳苦口之言有格心之益乎此籌國多可箝之口事君少盡瘁之身古人所以歎也宋臣司馬光曰取諫臣之道有三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通曉治體韓琦又曰凡所陳奏當願體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臣愚以爲從司馬光之言則可以得真諫臣從韓琦之言則可以無愧爲諫臣至於寬嚴互用惟期得中補偏救弊要在因時仁以育之義以正之凡爲治者類然故天道有陰陽而爲

舒爲慘必隨乎四時之序固不能雨露日降而雷霆日擊也記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而子產治鄭孔明治蜀又皆順時達變相世所遷流思治之扼要亦何嘗迎合意旨也而後爲之

制策又曰河工一事動如聚訟新開運口論者紛紛此誠慎重河防之至意也夫河工關係甚鉅非親歷其地相度形勢不能以逆定然古人之事臣嘗聞之從來水上旣平則貢賦以定河漕本相爲表裏禹貢所載固不可缺舟而求卽漢唐之治亦未可扣槃而擬也臣思黃淮之異議莫如明代而河漕之並治亦莫如明代臣當嘉靖隆萬間或以爲當

淪海口或以爲宜開故河自潘季馴一出一十七年之間興三大役而黃淮遂以相敵河漕遂以並治彼其要不過曰以河予淮以淮予河以河淮予海而已今誠取季馴書中之精要講求而切究之以神明變化其間而毋多議論毋徂成見有不績奏安瀾而河漕並治者哉

制策又曰生民休戚視庶司賢否而承宣表率則大吏之責也臣惟虞廷三載考績周家六計弊吏當時雖無循吏之名而民莫不敬服用情以安其生焉漢興崇德尙賢循吏傳所載如黃霸朱邑杜詩劉矩輩皆卓卓可紀唐之太宗屏風錄名宋之仁宗印紙書績皆留心獎勸其間此吏治所

以蒸蒸日上大抵作吏之道務振作則紛更尙優容則怠玩故水濡必濟以火烈紆民力則逋負常多督國課則追呼時擾故撫字必寓於催科顧今之膺薦剡而稱循卓者以佞諛爲賢能以捷給爲敏練至於安靜之吏惴惴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十不一聞焉是善事上官則逢迎奔走之下材可邀豈弟慈祥之上薦烏有自愛如任延而肯出此者然則登楊震之四知列陽城於上考是在督撫夫吏端好惡之原正倡率之道毋輕行喜怒爲黜陟毋誤寄耳目爲聰明愛惜人材寬其文法庶能仰副我

皇上勤求吏治之意矣要之有治人然後有治法者千古之恒言實

千古之確論果其上一心設誠以致行之則以正風俗至淳也以籌民生至足也以出治道大順也以平水土以飭官方無不旋至而立效也有實心有實政而卽有其實功將休徵衆著於天下福利普被於羣生我

國家鞏固之隆自與天無極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臣 涂逢震

臣對臣聞帝王之治天下也治之於一心而已心周於庶事而後庶事康心洽於萬物而後萬物理凡所為朝乾夕惕者不以天下為已治已安而弗經營而區畫之也蓋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痲切身之故兆姓食福而日用不知而帝王治之以人治之以政而實治之以心者夫固無乎不至矣我

皇上御極以來圖維宵旰興利除弊子惠元元幾於唐虞三代之盛乃

聖心彌惕安益求安若以國計民生屬於聽言用人察吏數大

端進_臣等而策之_臣雖愚陋敢不竭盡管窺仰答

清問之至意伏惟國家輿圖日闢戶口愈繁間者水旱不齊民鮮蓋藏閭閻至計是用上煩

聖慮夫小民之日用飲食非一朝一夕之故民自為謀者經久之道也民不能自謀而君代之謀者權宜之計也蓋當歲豐則農工商賈各有本業食時用禮財有恒足之道此民自為謀者也當歲歉則緩征薄斂以紓其力散財發粟以濟其乏此君代為之謀者也民自為謀君又代為民謀是以有有餘無不足也我

皇上視民如傷直省偶有偏災蠲免無算賑糶兼行益下之恩

渥矣而百姓尚覺艱難非民自爲謀者有未至歟則惟令
所在有司實心化導斯民俾知因天之時乘地之利盡人
之力奢示以儉儉示以禮悉心自謀以副

一人所爲代謀之意則家給人足之象未始不可優游漸漬以
俟之也卽如八旗者根本之地旣庶思富誠今日之要務
也然從來繼富易而周急難何也有藉與無藉之分也今
八旗生齒蕃盛不蠶不耕衣食之源本無所藉而又驕侈
之習未能盡改雖有不次之賞資何足以供無益之耗費
是在我

工熟籌其將來禁飭其已往庶幾源有以開流有以節於以
臻豐亨豫大之休不難也足民之方並及錢法錢之流
滯貴賤視乎銅之有無多寡蓋凡物生之數不日出則用
之數有日耗此禁銅開銅之令祇可救一時之弊而未足
以盡久遠之規也臣見比年滇省開採有法運解有方而
京師利之銅產而多其明驗也誠使各省倣而行之卽所
屬境內有可開採者籌畫詳盡毋畏其繁雜毋致於滋事
旣可以安就近無業之貧民復有以廣天地自然之利益
將見銅多而聚以資鼓鑄寶源寶泉二局之數其亦可再
加也泉布流通源源不匱又何患錢價之日昂哉若夫關
稅之設由來舊矣我

皇朝臣未刊
皇上軫念商民特減稅額此正物價宜減之時乃猶未盡大減者是非盡有司之奉行不實也亦非盡奸民之立意居竒也比年各直省偶有水旱米穀稍昂商民計其日用而籌之此有所輕彼有所重故急切未能驟減者勢也將來時和歲稔大有頻書兼以恤商之政不時下逮則一切物值自有不期減而自減者矣維此數大事利弊叢焉國計民生繫焉我

皇上屢下明詔廣開言路思得有所裨益於時務凡茲臺諫諸臣其精白乃心公忠是殫不避嫌怨不邀名譽以切直敷陳者固不乏人而或則體察未精遂至苟且塞責甚至假公濟私有如

聖諭所云者夫懸不次之擢以待非常所以作敢言之氣也寬無心之失以期後效所以廣進言之路也斥辱不加清議難犯所以愧其心而戒其漸也其有不爭自濯磨感激思奮以仰副

明廷諮詢之至意乎臣維治天下有明法法敝則玩治天下有仁心心至而孚周書稱寬而有制從容以和言不當純任法也商詩稱不競不綵不剛不柔敷政優優言寬嚴相濟也記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爲此酌中之道也我

皇上仁育萬物義正萬民恩威悉協誠無一事之不合於中矣
所望大小臣工實體此意而奉行之毋存揣摩迎合之見
則一德一心既不以玩弛廢事亦不以苛察爲能行見風
俗醇美獄訟衰息天下萬世胥享和平之福夫何補偏救
弊之足云近者河工一事新開運口衆論紛紛莫審利弊
之所必然若身當其事將若何而可也蓋常論淮黃之勢
近若唇齒治河者必先治支流而河道不至於橫行而不
可制必先治下流而河道不至於中梗而無所歸夫下流
順上流不制而自平支流分正流不過而自殺利與弊其
立見者也我

皇上志殷飢溺澤潤民生

特命公正宰輔代行相度以定不齊之議論夫一時之從違自
必有以持天下後世之公是者其以爲

天庾轉運也其以爲百姓田廬也至若父母斯民之責惟守
令爲最親是以漢唐多循吏而天下稱治後世非無課吏
之法大抵稽其案牘取其文貌而已問所爲有愛民之實
心與愛民之實政者則百不得一此固屬吏之過而亦上
官之責也誠使封疆大臣端已率屬留意體察必其事治
民安毋縱毋擾不大遠於古人然後乃登之薦剡以與旌
揚之典庶獎勸得實吏治日光豈惟不負所舉而已是殆

上不負

朝廷抑亦下不負百姓者哉綜而論之有治人然後有治法有純心斯以有純政惟我

皇上本剛健之德運無息之心不以天下爲已治已安而稍存暇逸之念沛澤則有加而無已也翕受則兼聽而並觀也與除則審其決擇以歸至當也任人則精其權衡以收實用也由是而道德一風俗同唐虞三代之治無加於茲

國家太平之澤將永永無極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臣秦勇均

臣對臣聞帝王憲天而出治卽代天以牧民其建極綏猷之要整綱飭紀之原總以爲斯民計而安其身家復其性命務使天下之大億兆之衆無一人之不得其所焉而其本則歸於誠敬蓋誠則無私而精純貞一之意自貫於百度之中敬則勝怠而嚴恭寅畏之思常周於萬事之後由是以恤民隱而閭閻皆足以開言路而忠謹畢陳以崇政體而競練胥泯以建河工而隄防永固以敦吏治而循卓可風而聖人猶時爲咨儆時爲告誡惟恐大小臣工之佐理於下者或務名而失實或勤始而怠終故旣自純其誠

敬尤必與諸臣交相懋勉共矢誠敬於不衰此其治益求
治安益圖安朝乾夕惕之不遑者惟淵衷獨喻其隱微而
寰宇莫窺其宥密故能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舉唐虞
三代之隆所爲時雍風動太和翔洽於兩間者足以媲美
而無難也欽維

皇帝陛下承重熙累洽久道化成之後而猶宵衣旰食夙夜孜
孜固已時切疇咨旁求而博採矣茲當禮闈貢士之期

特親製策問下詢芻蕘

諭以敷陳切當不必拘於成格此真昌言不諱之時千古所希

逢也臣雖至愚至陋敢不殫悃忱以爲拜獻乎伏讀

制策有曰蠲復徧於各省而閭閻尙覺艱難賞賚時及八旗而

京師未見富庶銅禁開而錢價轉昂關稅薄而物價未減

此誠懷保萬民之至意也臣考之周禮戴師職司任土天

下無不耕之地閭師職司任人天下無不耕之人而遂人

鄼長之屬復爲之簡稼器趣耕耨歲豐則安之以保息歲

歉則聚之以荒政又讀豳風之詩而知治蠶織紉剥棗烹

葵至織至悉無不爲之圖維而周至其時上之人祇以敦

本務農食時用禮之道條分縷析而示之民使民自食其

力自節其財以幾於康阜而非徒恃賑貸補助之澤以厚

其生也今各省之民游惰者半八旗之習奢靡未除而欲

望家給人足豈可得哉則使人各安其職業循其等威以馴致康阜之休者必善其勸導之方而需以歲月之久也至錢價之昂弊在盜銷而源由銅少有地方之責者宜嚴保甲勤密訪取作奸射利者而重懲之而洋銅之辦復稍爲寬裕以益其源則銅日多而錢價自平也若夫物價則百物之盈縮半由於生產之多寡而一時之騰貴實由講取之紛繁果能勸民節儉則不貴難得之貨不作無益之費物價又何至於過昂卽昂在一時而豈足爲民患哉制策有曰諮詢倍切而假公濟私者多實心忠愛者少苟且塞責者多直陳時務者少此誠好問好察之虛懷也書曰爾

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是亦可知進言者當思爲國爲民而非可以浮詞上瀆也夫心不誠者思避緘默之名而襲其文以爲言則先不免於自欺也識不足者偶得傳聞之說未究其理而上陳則又爲人所欺也如是而精白之氣何以自矢聖明之望何以相副不深有愧於其職而且抱慚於天下哉是在有進言之責者盟之幽獨以立其誠恭之經濟以擴其識不自欺復不爲人所欺然後可以勿欺於

皇上而仰荅懸輶設鐸之誠矣制策有曰尙寬大則諸弊叢生稍事整飭而觀望者又莫不以

苛爲察以刻爲明此誠懋紹建中之至意也臣聞法者所以通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致治也不能有二寬嚴者法也而所以寬嚴者道也洪範衍疇於六三德雖有剛克柔克正直之分而實與皇極相爲表裏故令人潛移默化於其中寬而不覺其縱嚴而不覺其苛也夫秉政者以人治人因物付物審時度勢以布其所宜而救弊之道卽存乎其中矣故不可任己意之寬嚴而違乎理道亦不可因輿論之寬嚴而擾其神明我

皇上允建中正之規而羣臣必漸化揣摩之意由是一德一心布之優優民可協於中矣寬嚴相濟之外夫豈復有治法哉

制策有曰河工一事動如聚訟新開運口論者紛紛此捍禦民患之大端宜

聖衷之深爲慮慮也從來古人之議論不合今時之規畫傳聞之事勢不符目擊之情形者莫有如河工矣是非實有卓識久於其地而諳練素深者何足以知其曲折哉今之聚訟者尙未知新開運口與黃水相距相迎之勢與淮水相洩相蓄之形而漫肆訛評夫寧有當然與大利除大害必熟審於萬不容已之勢與萬不可緩之情而後可違衆而獨成其是如由舊之害尙未顯著於前則更新之利或可

韓陰曰未和
緩圖於後也我

皇上虛衷度務不偏於專聽不淆於羣言

特遣大臣履其地而相度之必將合上下源流究其利弊以入
告由是定之以

睿謨自能建永賴之績豈特江淮之民沐其休而蒙其澤歟
制策有曰生民休戚視庶司賢否而承宣表率則大吏之責也
此誠重民牧以厚民生之意乎夫郡守縣吏民之師帥師
帥賢則主德宣甚非可以俗吏之治治也故漢之循吏興
學校勤勞來勸農桑修水利如文翁黃霸王成龔遂朱邑
召信臣諸人實有拊循斯民之才恭儉愛人之德而爲上

者復錫爵加秩墾書勸勉俾得久於其職是以吏道純而
民氣和也夫讀書學道之士身膺民社豈皆無意於斯民
而視爲漠不相關者哉表率之員徒亟亟於簿書期會之
事往往舍安民而言課吏而吏之所向亦在彼而不在此
矣誠使任封疆者知繭絲之不如保障撫字之急於催科
遇有實心愛民者不繩以法而優之以禮勿阻其意而稍
假其權俾得盡其所長以與民相浹洽然後取而薦揚之
則人皆知吏之爲道不求獲上而求媚於民而慈惠之長
忠信之師必有踴躍鼓舞以承流宣化者而督撫之正已
正物以養其敦大和平之福德望良不易稱也慎簡大寮

而得其人而守令之得人可相因而致焉是數者善休養以阜民財廣見聞以通民隱泯偏陂以立民極勤䟽淪以奠民居重循良以厚民俗凡以爲民也惟貫之以誠敬而宮中府中聯爲一體始事終事敏於一心我

國家萬年有道之長基諸此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奏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德弗類託於士民君公之上凜對越之小意思安危之至計茲爾多士釋褐觀光宜有以陳古今之通變直指當世之切務是以詳延於庭諏以政要句以啓告朕匪惟覘多士之所學亦以匡朕不逮思益下民耳蓋君之於民其猶舟之於水耶舟不能離水而成其功人主亦不能離民而成其治是以古先聖王惻痗懷抱憫然惟日不足者非蘄民之懷惠而已也實有見於君民一體之

故今君與民誠一體歟德之不修政之不宣賢才之不進民隱之不聞有一於此其能成治道者未之或聞也將欲補四者之闕又何術之從歟夫天下不必治也君明而臣良上令而下從天下雖亂識者知其有治之幾焉天下不必亂也君庸而臣諂上令而下違天下雖治識者知其有亂之幾焉其盈虛消息之機多士亦嘗籌之素而欲有辰告乎務民之本莫要於輕徭薄賦重農積穀我國家從無力役之征斯固無徭之可輕矣武猶有未盡合古者乎賦之外曰耗羨此固古之所無也抑

亦古嘗有之不董之於官則雖有若無而今不可考耶且康熙年間無耗羨雍正年間有耗羨無耗羨之時凡州縣蒞任其親戚僕從仰給於一官者不下數百人上司之苛索京官之勒助又不在此限而一遇公事或強民以樂輸或按畝而派捐業田之民受其累矣自雍正年間耗羨歸公所爲諸弊一切掃除而遊民之借官吏以謀生者反無以餬其口農民散處田間其富厚尚難於驟見而遊民喧闐城市貧乏已立呈矣人之言曰康熙年間有清官雍正年間無清官亦猶燕趙無罇非無罇

也夫人而能爲罇也而議者猶訾征耗羨爲加賦而不知昔之公項皆出於此而有餘今則日見其不足且動正帑矣是亦徒被加賦之名而公與私交收其困而已矣將天下之事原不可以至清乎抑爲是言者率出於官吏欲復耗羨者之口乎多士起自田間其必不出此而於農民之果有無利弊必知之詳矣又如常平之設遍天下而卒不聞百姓無鮮飽之嗟或者禾栖畝而給銀稼登場而責穀是民未受其益先受其害矣將欲改茲易轍而天時不可必其何恃以無恐耶凡此數者皆朕日夜躊躇而未得其領要者多士其毋以朕爲不足告而闕之隱之其尚以朕爲足告而敷之陳之悉言其志毋有所諱

金 牲

臣對臣聞人主承天育物而上天付畀之重獨萃於一身四海九州罔有內外無不待澤於下流者故下有以爲撫綏斯上有以爲昭事舉天之聰明明畏無一不自民驗之其夙夜單心懋勤罔斃者一夫不獲則必曰時予之辜一政未均則必曰惟予有咎蓋其視斯民之休戚如疾痛之切於乃身而引養引恬皆不啻自求安定之計公天下之利皆所以成民之事而非以取其盈也厚天下之生皆所以振民之窮而非以

滯其積也康濟小民之道時與臣鄰共相懋勉而至誠惻怛之所感自有以深洽乎民情是以在上有怵惕惟厲之心在下有深固不搖之氣風流而令行治象日見其光昌而釁孽不憂其隱伏然猶宵旰靡寧因時乾惕舉生民之利病廣致諮詢冀以補其所不逮蓋自古聖王深探夫治亂之原而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利用阜財惠鮮懷保於以成邽隆之治者率是道也
欽惟

皇帝陛下凝命敕幾所其無逸際累洽重熙之盛凜

持盈保泰之衷固已仁恩丕冒物阜民康朝野
有大同之徵億兆享太平之福矣乃猶

聖不自聖思久安長治之圖進臣等於

廷而策以君民一體之義治亂消息之幾正供耗

羨之規常平賑恤之政臣愚何足以知此顧

清問所及不棄芻蕘敢不竭管窺之見以冀仰禪萬

一乎伏讀

制策有曰君之於民猶舟之於水必君民一體而治
道乃成欲求德政之宣昭賢才畢進而民隱畢
聞何術而可臣惟人主以一身居兆庶之上百

姓之安危係於君而人主之安危亦係於民故
曰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古聖王深鑒
於此而時以是爲兢兢其自儆之詞則曰若涉
淵冰予惟往求朕攸濟卽其儆告夫民也亦曰
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其往往取喻於舟與水
者誠以安危之勢相倚不容一刻不厯於懷也
夫舟必能因水之勢順水之性而後可以成利
濟之功人主必能順民之心恤民之隱而後可
以成從欲之治蓋民之待澤固一心仰望乎君
而君之軫念夫民者實有恫瘝之切則德意之

所孚萬姓愈以見王心之一蓋境地懸隔而血脈流通此君民一體聖王所以通天下之志聯天下之情也夫君所以表正乎民者惟德所以經理夫民者惟政所期輔治而宣猷者惟在賢俊之奮庸所爲欲與聚而惡勿施者惟在民隱之章徹人主勤求治理固無患四者之有闕顧若谷之懷更欲集思廣益臣竊謂見諸事者固未易疏舉也但常存此兢業之衷以殫心於宥密之地則祇勤於德而政治益修庶明勵翼之餘萬姓自共安於樂利是猶涉水而謹其維楫自足以利濟而無難矣

制策又以治亂有倚伏之幾而欲深究夫盈虛消息之故臣惟治亂之數天運循環而天數必準乎人事則吉凶之先見者卽人事固可以驗之也夫天下有當治當亂之數必天下事實有當治當亂之理時未治而天下之事皆足以致治所謂與治同道罔不興此雖亂必治殷憂之所以啓聖明也時未亂而天下之事皆足以釀亂所謂與亂同事罔不亡此雖治必亂燕安之所以爲鳩毒也治亂之應惟君臣上下實有所以致

之故覘治亂之幾者亦惟卽此以驗之而已其君明而臣良則一德之交孚也其上令而下從則順氣之成象也此其所由治也其君庸而臣諂則卽聾從昧之漸也其上令而下違則去順效逆之勢也此其所由亂也天地之生物也春夏盛長之中卽寓秋冬消落之理蓋陰陽之氣已不能無所虧矣秋冬消落之極正爲春夏長育之元蓋陰陽之氣實有以植其根矣此盈虛消息之幾卽治亂倚伏之理也今天下當極治之勢於易之象爲豐惟在君臣上下咸凜日中

月盈之戒而常矢涉淵履冰之心斯克謹夫治亂之萌而有以保治於無窮矣

制策又以賦法未盡合古而欲熟籌耗羨之利弊臣惟正賦之外固不容多取贏餘而物之由散而聚其必有贏餘者勢也因是正其耗羨之名以作充公之用固不得以加賦爲嫌也康熙年間無耗羨凡有司之濫費與因公科斂其爲累於民者寔深而上下皆有恬熙之象雍正年間有耗羨自此諸弊掃除百姓宜其樂其利而反形貧困之象者臣愚以爲先後苦樂之情不關耗

羨有無之故亦時爲之耳天下久平民物滋息財用之不足以贍雖聖人末如之何幸而耗羨充公百姓得免借名苛擾之累而尚無餘力如此使今日仍如無耗羨之時有司皆得因緣科斂而民力之絀更不支矣夫國之本計在農今農陰受其福特其利難驟見耳官吏或以實窮縮而形訾議游民或以無所附託而共爲咨嗟此皆出於私意其又何足恤哉第原耗羨之所從來本出於正額之外則催征之際或宜少爲寬假其有逋欠時或量加蠲免是在

特降德音矣

制策又以常平之制未能徧惠於民將欲改弦易轍而天時難必何以有恃無恐臣惟常平之法旣發糶以給民食旋和糶以補倉儲法至善也今設倉徧天下而百姓時有鮮飽之嗟者戶口日蕃生者少而食者衆偏災小稜時復見告倉儲雖廣不足以給此固非常平之鮮利也其不至饑饉之難堪則猶賴常平之補救耳夫發糶之後正額懸缺自須買補完倉始足爲後來之備顧買補有不能無弊者歉歲之後幸而有年民

間或稍有蓋藏或斗升裁足米穀有餘而市價平減此民氣之所由蘇息也一旦採買交至則米價日以昂貴彼未盈而此已虛將被澤於異時先受困於今日矣是惟在封疆大吏酌劑夫盈虛相度其緩急使價平而額自足則無買補之弊而常平之利爲可久矣如謂藏富於民自能充給不必徒爲滯積反奪其朝夕之需此未權利害多少之數不可因是而有改制之疑也此此數者舉安危治亂之大原以及制用恤民之大計無不本

皇上覆載同符之德而出以懋勤圖治之心由是健行無息廣運無疆顧畏民畧而萬方有後志之應永思治道而萬世有不拔之基明至治以薦馨驗庶徵之來脩我

國家景祚之隆自與天無極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楊述曾

臣對臣聞基厚者勢崇源大者流遠自古聖帝
 明王當太平極盛之時必君咨而臣儆以為長
 治久安之計其在有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
 治而其君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其臣思日
 贊贊思日孜孜亦越成周誕受休命不冒海隅
 出日罔不率俾而其君克自抑畏自朝至於日
 中昃不遑少暇其臣亦咸懷忠良旦夕承弼厥
 辟蓋治當大猷政已治矣而治制於未亂者無
 不至邦已安矣而保邦於未危者無不周其於

民也如愛子雖其子已克自成立而不忘鞠育
 顧復之勤其於臣也如嚴師雖其弟子奉法循
 謹而不廢警戒提撕之意所謂其政有盡而其
 心無窮經畫者在廟堂之上敷施者暨薄海之
 廣夫然後道洽政治澤潤生民以經邦而制用
 則府事充盈以重農而貴粟則百姓殷富故能
 建無窮之基而亦有無窮之聞也欽惟

皇帝陛下躬上聖之姿際重熙之治敕天之命則惟
 時惟幾軫民之艱則求寧求瘼任官位事則庶
 政惟和明目達聰則嘉言罔伏乃猶

聖衷愈惕

詔旨屢頒凜凜乎憂盛威明之慮持盈保泰之思所以昭示中外者至深切也茲當

廷試之期復進臣等而策之以安民保治之方足國裕民之道臣之愚陋何足以知伏念宋臣田况之對方正也有曰言可施行勿謂制科止進取之一途而陸九淵云見君之初豈敢過直蓋九淵之說爲新進事君之道田况之說爲先資願效之忱臣幸承

休命拜獻有懷不敢以拘迂之論妄攄臆見亦不敢以膚末之語有負諮詢敬因

明問之所及而罄其愚

制策有曰舟不能離水以成其功君不能離民以成其治而因深念乎君民之一體臣聞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古者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其於民也雖隔之以九閭睽之於萬里而其所以噢咻而煦育之者其政則無遠而弗屆其心則一日而數周凡宴樂憂傷之故日用飲食之端萃億萬姓之身心性命而不啻爲其一已之謀故四海之遠兆民之衆如營衛之相聯筋骸之相

東如髮膚之不敢毀如呼吸之無不通夫是之謂以民爲體也我

皇上視民如傷痍瘵在抱所謂仁漸而義摩者亦既淪肌而浹髓矣而尚慮民隱之未盡聞民生之未盡遂而日夕不遑孜孜不已臣愚以爲是在養民之官體

皇上之心以爲心而已蓋民之於君猶身之有心心之用寄於五官而百體從令君之政寄於百職而萬姓從風視聽不慎而肌膚卽受其傷撫字無人而黔黎卽被其害此固自然之理也易曰

體仁足以長人言君能以仁爲體則羣生各正也程子曰一命苟存心利物於物必有濟言任無大小皆當以愛養爲事也况乎上以長人爲心而下乃不以愛養爲事豈不負任使之意哉制策又曰欲成治道何術之從而并念及於盈虛消息之機臣惟易豐之彖曰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蓋豐爲極盛之象聖人憂其盛而有日中之戒故常居安而慮危防微而杜漸處豐而若無豐也泰之彖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志同也夫天尊地卑君臣之分泰則以天道

之光明而下濟以地道之卑而上行程子以爲君推誠以任下臣竭誠以奉上乃朝廷之泰故九二以剛中而上應乎五六二以柔中而下合於二而治泰之道專於二言之所謂得配于中行也我國家承平累洽迄已百年臣愚以爲豐亨之象正在今日泰交之治亦在今日書曰戒哉儆哉無虞臣勗君也又曰惟聖時憲惟臣欽若君資臣也自昔聖君賢相履世之隆而救之祇慎明之至智之盡也伏惟

皇上勤懋脩之德敷寬和之政旁招俊乂永康兆民而內外諸臣亦各宜分日中之憂以全廣大之業堂廉一德宮府一心此萬世之道也至於財賦者足國之大經而

制策以正供之外復加耗羨本欲便民終無裨於國臣惟周禮冢宰之職九賦以式於內九貢以致於外國無不給之用而民無橫征之苦後世度支會計如李絳之不爲措克王曾之不進羨餘所謂以萬民惟正之供也我

國家緩征薄賦深仁厚澤百載相承而或以耗羨

之歸公爲尚未合於古臣竊綜數十年之利病而計之二十年之前耗羨有不得不歸公之勢而行之既久將來又不得不徐爲變通臣請言其槩康熙之末守令之虧空動輒萬千里甲之派輸曾無虛日民有不繼之供吏有難追之欠故於正供之外稍加耗羨官侵可補民力可舒而一時稱便然官之所虧虧於用也用卽用之民間民之所輸輸於官也官亦不能積之一已故利常流通於下而不見其乏自歸公之後而絲毫皆入帑藏官非養廉則不給民非賑發亦不施故雖無加派之苦而民之貧困日甚無他利積於上也朱子曰法弊則當救之以政今歸公已久似難驟更然亦宜徐爲之計未可執已成之說而使民之日乏也若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而

制策以常平之設給穀責銀民未受其益先受其害夫法積久則弊生豈特今之常平有然卽朱子之社倉當時已有謂其似於青苗者矣况乎常平之弊更有不一而足者紅朽相仍而官有交盤之累鎖鑰不慎而吏有侵蝕之虞斂散不以

時而民有溝中之瘠出納不以實而國無施惠之資此亦有司之過也臣愚以爲方今積貯之久計惟社倉之法可叅保甲而用之蓋社各有倉聽民之自爲勸率司之者以鄉人士君子而不以命令長其勸之也以忠厚惻怛而不忍爲苛急而又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推而至於五州五黨無不使之相調相賓此卽周官任恤之意無所病於民而大有益於國是在司牧者之實力奉行而未便操之過迫者也凡此數者制治保邦之要久安長治之本也而執其要立其本則存乎

皇上之一心書曰終始惟一記曰悠久無疆本是以爲心而休光美實日新月闕遠崇侈循之無窮而

國家萬年有道之長基於此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湯大紳

臣對臣聞帝王之綏猷錫福於萬世也必有治天下之良法尤必有治天下之仁心非良法則治具未全雖有輕徭貴粟之衷而上下相隔亦止奏小康之績而難稱大順也非仁心則治術雖備而君民未洽卽有減租足食之政亦止規一時之效而難期久遠也蓋帝王敷天下之政有可得而舉而所以仁天下之心則不可得而窺心也者帝王所以神明萬化之本也帝王之心果何以運量之獨精哉惟其安危之至計不

敢忘於深宮高拱之中所以對越之精忱不敢懈於履盛席豐之日由是以聯上下而手足之體以成以察治忽而升降之源具微計其世必無額外之徵而鮮不時之沴也夫君民樂康太平有象隆古之治也田賦均平積儲充裕三代之休也而皆於人主敬謹之一念繫之然則紀綱制度禮樂政刑之具特其治術而惟本之宥密之間者爲籠垂萬禩之大業而無疆惟休也
欽惟

皇帝陛下際重熙累洽之時殷持盈保泰之念胥四

海八埏之廣大無不慶已治已安而

九重五夜之精勤則猶厯其咨其儆所以圖寧求瘼之術不可謂不周所以咸和建極之道不可謂不至臣幸生邳隆之代親沐大化之深惟有歌咏膏澤奉揚休風而已如欲綴拾漢唐之遺文縷述典墳之成說以仰瀆

高深而妄效芻蕘之一得揆之臣心竊所未安然自靖其身者臣之素也不欺其志者臣之學也况我

皇上視民若子而猶慮一體之未聯安不忘危而猶

慮消息之潛伏則壤成賦而猶慮稅役之或苛耕九餘三而猶慮倉制之未善此誠嘉猷入告昌言則拜千載一時之會也其敢一無獻納以負

聖天子之不顯休命乎伏讀

制策有曰舟不能離水而成功人主不能離民而成其治大哉

王言其體脩民吾胞物吾與之深仁者乎夫以君視民匹夫之賤也以民視君天子之貴也然而古之聖王每略勢而言情其在書曰元后作民父

草陽三
母而詩亦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幾見茅簷蔀
屋之間洽以婦子家人之誼而不聯爲一氣者
乎亦幾見聯爲一氣而不視爲一體者乎故大
君能體其民而耕田鑿井忘帝力於不知斯小
民能體其君而樂事勸功任民勞而不怨君民
一體蓋如此其切也要其所以致此者豈有他
哉修主德以端其本宣仁政以大其施賢才之
能治吾民者進用之疾苦之欲告我后者通達
之而已矣向使主德不修則未能清心寡欲將
嗜好重而用度奢而民財爲之耗也仁政不宣
則未能薄賦省刑道法紊而視聽淆而民心爲
之離也賢者不必在位而在位者不必皆賢其
何以惠我嘉師也民隱不必上聞而上聞者不
必民隱其何以明照四海也則茲四者其可不
爲之亟究哉伏讀

制策有曰天下不必治也君明而臣良上令而下從
天下雖亂識者知其有治之幾焉天下不必亂
也君庸而臣諂上令而下違天下雖治識者知
其有亂之幾焉

睿慮及此臣竊以爲億萬年太平之治裕於

聖主數言之中矣臣聞之人君之撫御四海也猶天之運行四時也天道至教不能無春夏秋冬之遞遷聖人至德亦時慮升降汙隆之遞及所恃憂勤惕厲之深衷有以維持於弗替耳且禍患常伏於忽微而晏安每流於沉溺夫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天之道也山崇則傾水溢則決地之道也高不至危滿不至覆人之道也聖主知其然也當至化翔洽民物樂康之日不自幸治理之已成而深懼淳風之難繼其立一政行一令也不第爲目前之計也而動必謀其萬全其興

一役建一工也不止惜數日之費也而慮每周於百世而其時之爲臣者更念人主狃於治安而忘久遠之策則又見之誥誡托之詩歌使之怵目而警心觸耳而長慮彼夫無逸之書不作於武成之日豳風之什獨奏於成王之朝非其燭於治極將亂而欲人主之持其幾乎臣故謂幾者動之微世運之所繫而治忽之所從分也制策又曰耗羨歸公諸弊掃除農民之富厚難驟見而游民之貧乏已立呈於以見

皇上之均齊國賦期於安上而全下物阜而民康也

蓋自禹貢分九壤之田定任土之貢後世因之
此賦稅之權輿也而私徵耗羨之弊自古已有
其名則其所由來者亦有漸矣夫錢糧朝廷之
正供也耗羨官吏之巧取也正供有定額準以
上中下之則而無不可平巧取無厭求卽至百
千萬之數而猶謂不足羨耗之浚民而蠹國也
不待智者而後知矣夫當日之私設耗羨也夫
豈不知民膏民脂之爲可念而一絲一粟之非
我有乎取之者曰非欲瘠民以自肥也而無如
上司之苛索也又非欲恃入而恃出也而無如

京官之勒助也且也一人受祿邀榮而顧令親
戚乏裘馬之資僕從有飢寒之歎此亦揆之俗
情而以爲難堪者也簞簞不飭而賄賂公行當
日之大吏羣吏誰則可膺廉善廉能之選哉自
雍正年間耗羨歸公於是從前諸弊盡舉而掃
除之此正大公無我廓然清明之一候也夫水
至清則無魚人至清則無徒斯固就一人之立
身修行而言而非謂國家之理財制用而論也
今使以耗羨之項仍令州縣自爲取之而曰此
固康熙年間之所有也復之可也浸假而萌苞

草際三月和
三十一
苴之念亦將曰康熙年間之所曾有乎更浸假而大肆狼貪之性則亦將曰康熙年間之所曾有乎所可慮者耗羨有分數之額而不肖者或於此加重平餘耗羨給養廉之資而多費者或於此不知撙節是在督撫監司之表率屬員使之各安義分砥礪廉隅以仰佐

聖天子澄叙官方愛養民生之盛治焉耳

制策又曰常平之設徧天下而卒不聞百姓無餓飽之嗟臣往復恭讀而竊歎我

皇上勤求民瘼之盛心如此乎其無微不燭也臣惟

衣食者生人之大命而積貯者民食之本原古來李悝耿壽昌長孫平之徒各抒其經濟之才以儲倉穀而平糴之法出於常平爲耿壽昌之遺制其法以推陳易新糴三存七爲準宜其行之有益而無害矣然而人主以養育之任寄之州縣州縣以倉廩之儲委之吏胥司其出者保無減損其升斗以抑民之受乎司其入者保無加增其升斗以取民之息乎臣愚以爲天時有不可必而災沴亦常見於昌期則積儲之規所不能廢而社倉之法有可相參蓋以一鄉之人

司一鄉之穀自無侵蝕之虞散之春耕之先收
之秋獲之後更無遲悞之咎此臣所謂上不病
國下不病民而食用常充者也夫化如熙皞君
民無患其睽隔矣治如唐虞君臣無妨其都俞
矣稽冢宰之經以制國用則公私無慮其交迫
矣仿宋儒之意以定倉儲則草野無懼其不給
矣於以開億萬年之有道裕如也臣草茅新進
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1 1944

9

75781/2180.1(9)